

中华原创儿童文学网书系

半瓶阳光

杨实诚/主编



洪烛、毛云尔、陈启文、梁瑞柳、刘正权
等散文翘楚带你一起畅游现实与记忆交叉的领地，
品位一个个令人感动、唏嘘的生命历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UJUAN PUBLISHING COMPANY

中华原创儿童文学网书系



半瓶阳光

杨实诚/主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 杨实诚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灵鼠原创馆：最佳原创少年文学读本. 散文卷. 半瓶阳光/杨实诚主编.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 2
ISBN 978-7-5470-0689-4

I. 精… II. 杨…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2550号



项目创意/设计制作/  智品书

半瓶阳光

杨实诚/主编

责任编辑/刘应诚

出版者/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电话/024-23284050 23284627

电子信箱/vpc_tougao@163.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170mm×240mm 1/16 17.5印张

字数/21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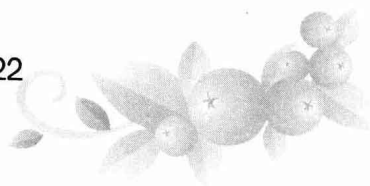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470-0689-4

定价/18.00元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究法律责任

目录

于秋彬	童 画 /1
于秋彬	山花送我情 /3
毛云尔	木 鱼 /7
毛云尔	会飞的石头 /11
方达明	春浅八仙醇 /18
方达明	蚝仔煎 /21
王清铭	半瓶阳光 /24
王清铭	幸福的推车 /26
少 鸿	乡村记忆 /29
少 鸿	途中的文澜塔 /38
白小良	开在岩石上的花 /41
白小良	雪 夜 /43
江 子	对岸的村庄 /48
江 子	货 郎 /53
江 飞	鱼，飘在空中 /58
江 飞	角 落 /61
沙 爽	过去时态的雪 /65
沙 爽	两只猫的忘年交 /70
刘正权	排骨煨藕 /75
刘正权	五个南瓜窝子 /78
陈启文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82
陈启文	周庄画梦录 /94
陈启文	雨中凤凰 /98
杜文娟	歌唱每座高山、每条河 /102
杜文娟	岚皋有条千层河 /116
李 专	父亲的抚摸 /119
张怀帆	童年人物印象 /122



目 录

- 张怀帆 贫穷后来会成为一盏灯 /129
- 张红梅 生命的绽放 /136
- 张红梅 关山情缘 /138
- 张羊羊 母亲的闹钟响了 /142
- 张羊羊 燕子 /145
- 金 涛 观海遐思 /149
- 金 涛 记花莲 /155
- 范晓波 轧花厂的夏天 /165
- 范晓波 县城小学飘来的歌 /173
- 非花非雾 墨晶心 /179
- 非花非雾 真的好想你 /182
- 洪 烛 国风悠悠 /186
- 洪 烛 70年代难忘的零食 /191
- 凌仕江 陪你去看日全食 /196
- 凌仕江 爱是苦涩的药引 /200
- 海东升 在被人遗忘的地方放彩 /203
- 海东升 1983年的哲人 /205
- 梁瑞郴 浪漫草垛 /211
- 梁瑞郴 童 月 /214
- 梁瑞郴 救 月 /216
- 黄 海 茅屋·一九五〇 /220
- 湘 女 鹤 影 /227
- 湘 女 喊月亮 /232
- 谢倩霓 来自脚底的温暖 /236
- 谢倩霓 在丢失中成熟 /242
- 谢倩霓 沉默的引路人 /248

后 记：培养审美主体的文学 / 253

作者简介

于秋彬，女，满族，1970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市，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就职于丹东铁路某部门。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丹东文学》主编。常用笔名文轩。1998年开始创作，曾在《散文》、《鸭绿江》、《满族文学》、《高中生之友》、《人民铁道》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篇作品。著有散文集《琴弦上的罗曼斯》、《我想对你说》，小说集《我想吻你》，主编网络文学作品集《竹林听海》。

童 画

于秋彬

每次回娘家都和其他姐妹约好一起去，每家都带着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常唧唧喳喳地吵闹个不停，拿着鞭子、棍子，或是捧着足球，从这屋窜到那屋，一会儿你闹上了，一会儿他哭上了，不仅影响老父休息，也骚扰我们喜清静的耳根子。

闹得凶时，做老师的二姐便喊：“大家比赛画画好不好？谁画得好，我给批一百分。”小家伙们纷纷跑到姐姐跟前。姐姐给每个孩子发张专供画画的纸笔，比赛就算开始了。屋子也瞬间安静下来。

较小的永博在画纸中间先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在横线下画两条竖线，穿过竖线，画了一座小房子，房子两边画了两棵老树，天上配了几朵白云。待他涂完颜色，我也终于看清楚他画的是什么。那条横线是一堵墙，墙前是青石板铺就的小路，穿过小路走进一座宅院，园子很大，有绿树白云映衬着，其他有些空荡荡的。我忙问永博为什么园子里不画点小花小草来点缀呢？“没看墙那么高吗？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走进园子才行！”他白了我一眼，示意我连这点都不知道。

说得极是啊。我没法反驳他，他的画简约，但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那堵墙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只有走进那扇门，翻过那堵墙，才能知晓园子里的一切。谁好奇谁就进去看看，这画给人诱惑力。我想若是大人在画这幅画时，也许会考虑“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境，也或许会在墙上有些修饰，但在孩子眼里，墙就是墙，它结实、高大、厚厚的，它可以遮风挡雨，所以也就挡住了园子里的风景。

我再看长永博一岁的小外甥梅园画的那张，依然有小路，有房子，那条小路或许是一座小桥，但他表达出来的不是桥的形状，就像小路，很平坦，房子坐落在一片园子里，有花草环绕，园子周围是莲花池，莲花正在盛开。这幅画看上去就像江南水乡婉约的一角，安静、恬淡，有阳光花草，有小桥流水，留给人想象的空间不大，但给人美的享受却不少。看来大一岁的梅园思维要比永博成熟一些，规矩了一些。是不是越大就越懂规矩了呢？

姐姐要他们分别来讲述自己所创作的画都表达了什么之后，又分别给他俩批了一百分，这下可好，“一百分”似乎鼓动了他们两个的情绪，俩小家伙非要再画一张不可。

这次他们画的都是海洋，海洋里生长的那些海星、水草、珊瑚、甲鱼、乌鱼、螃蟹等等都浮出水面了，爬的游的清晰可见。那些可爱的小生物在孩子的笔下生动活泼，几笔下来即成，没有一点烦琐的构思，温馨画面在笔下自然地就流露出来。这次他们同样获得了“一百分”。孩子们拍手欢呼，大人也跟着拍手以示鼓励。

屋子里似乎安静下来。孩子们不再拿着鞭子棍子疯跑，不再捧着那只破足球乱踢，而是专注地继续画他们粗糙的画。他们的专注与表现的快乐我想正是姐姐身为老师所希望看到的吧。画画的目的不在他们画得多么好，而是让孩子单纯好奇的心在画画的过程中体会安静的快乐，在那张画上呈现出思考和自信，其实有这些就足够了。在他们小小的世界里，做自己的主宰，他们脑子里的一些符号从心灵中反馈

出什么就画出什么，那些粗糙的涂抹和简约的线条正是他们单纯的可爱之处。若是画得一幅循规蹈矩的画，我倒认为工整得没有一丝灵性了。有时不喜欢去看儿童画展，似乎那些在指导老师指点下画出的那些画幅总缺少了点孩子的淳朴，看得出是大人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孩子的思维中，所以那些画也就少了点儿特殊的童趣。

我想我的孩子假使喜欢，他可以随意地画，信马由缰地画。不管画出的是猫是狗，是树是草，只要在他笔下能体现出爱的和谐和自由的驰骋就够了。



成人与儿童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因为观察世界的角度、深度、广度的不同，世界在成人与儿童的眼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让成年人惊讶于儿童对世界最简单和直接的了解，恍然记起自己也有过那样单纯美好的岁月。

这类文章的写作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只需要把作者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细致的描写后，稍加议论和抒情即可。其要点在于事件的描述必须清晰完整，让读者能够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作者在这里选取了两个孩子绘画过程中所画的几幅画为主要描写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画画的目的不在他们画得多么好，而是让孩子单纯好奇的心在画画的过程中体会安静的快乐，在那张画上呈现出思考和自信”的感慨。虽然文章的结尾以议论收束，但因前面的文字将两个孩子画画的情景描写得细致生动，因而作者发出的感慨并不显得生硬突兀。

山花送我情

于秋彬

被一位正在河边垂钓的农家汉子吸引，我走上那条弯折的山间小

路。沿着小路，可以径自走到河边，到达他的身旁。可我在半路又忽略了他，只为那漫山的小花。

秋高气爽的时节，看到漫山的小花开得正灿，陪衬着杂乱的山草，眼前顿觉一亮。两个穿着朴素的小女孩儿站在山草间采摘山花。大些的是姐姐，约十一二岁左右，小些的约五六岁，该是妹妹。我边采山花边看她们俩，她们俩很像这山间的小花儿，朴素地生长着，绽放着；虽不娇艳，但有股清新的美。

我猜她们是垂钓者的女儿。垂钓的农家汉子只顾他的渔钩，我看到河边的那只水桶里，有鱼儿在欢跳，他的胜利品在水桶里，而不在这两个可爱的女儿身上。

若在城市，这个年纪的小女孩儿，该在课堂上、幼儿园里，可她们没有。我不知道这俩孩子与城市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同样的天真烂漫，同样的质朴无邪，可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想为她俩照张相，那较小的孩子偎在姐姐的怀里，怯怯地看看我，又抱住姐姐的大腿，把头使劲地夹在姐姐的两腿之间，死活不依。大些的姐姐则冲我羞涩拘谨地摇头。看她俩恐惧的眼神，分明把我当成敌对的人。我只能友好地笑，继续采我的山花儿。

在我采花儿的过程中，我用眼角的余光扫描这姐俩。好像她们也在观察我，偶尔会刻意地朝我这边挪几步。我不说话，装做什么都没看见。她们也不说话，但戒备心在减轻。遇见叫不出名字的山花儿，我则大声嚷一句：这是什么花儿？怎么不认识？其实我大声嚷的目的是让她俩听到。果不然，我侧耳听到她俩在那嘀咕：那叫喇叭花。过几秒我又嚷嚷：这是什么花儿啊？她俩又会小声告诉我：那叫山菊花。我一唱，她俩一和，声音虽不大，但在配合我。我被她们俩感染着。

姐俩的穿着很单薄，山风吹来，有些凉意。妹妹说了句：姐，冷，喊爸爸回家吧。大些的姐姐脱下一件小褂边往妹妹的身上套，边

说：待一会儿走，爸爸还没钓够鱼呢。妹妹抱着膀子，听话地偎在姐姐的怀前。她们的举动没有一点做作，自然，流畅，透明，像风儿轻轻地吹过去一样，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脱掉一件小褂的姐姐只穿着短袖的背心，护着妹妹，继续在山草间寻找山花。这一幕，垂钓的父亲没一点觉察，安静地坐在河边。那片水清澈，可见人影，把父亲的轮廓清晰地投影在水中。

又一条鱼儿上钩了。

路旁的同事在喊我，唤我抓紧去前面的景区。我只好把视线从朵朵小花儿中淡出，怅然若失地离开那片山坡。

回来的路上，正走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在我身前戛然而止，是那两个可爱的女孩子。大些的姐姐坐在自行车横梁上，两腿支地，后座上是她娇小的妹妹，抱着她的腰，趴在她的背上，依旧怯生生地看着我。

“给！”姐姐把小手上攥着的新采摘的一束山花儿递给我。

“给我的？”我惊讶。

她点头。从她那双真诚而清澈的眼神里，我读到她对我的信任。我接过山花，抱住她，紧紧地抱住她，在她那张不知涂抹了什么渍迹的脸蛋儿上亲了一口，其实这朵可爱的“山花”赛过她递给我的多少束山花啊！

捧着那束山花，我一直沉浸在无法言喻的花香里。



写作点睛

成人与孩子的交往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对于素不相识的我，姐妹俩表现出的拘谨和戒备是暂时的，她们其实也希望和我进行交流和沟通，只不过相处的时间太短，她们还没有找到与我交流的方式。

文章细腻地描述着两个孩子渐渐走近陌生人的过程。她们最初羞涩而拘谨地拒绝了拍照的要求，进而悄悄打量着我，在我大声询

问山花的名字时，小声地回答着。两个农村孩子的善良、天真和胆怯在这一问一答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作者接着选取了另一个表现姐妹俩个性的细节，姐姐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妹妹穿上，并安慰妹妹不要打扰正在钓鱼的爸爸。懂事的姐姐和乖巧听话的妹妹的形象跃然纸上。最终姐妹俩为爱花的我送来一束鲜花的举动，因为前面的这些铺垫而水到渠成，毫不牵强。作者对文章结构的精心设计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毛云尔，男，1969年出生，湖南平江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创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见于《诗刊》、《散文》、《山花》、《儿童文学》等，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作家文摘》等选载或入选各类选本。著有小说散文集《会飞的石头》。小说《月光舞鞋》获2008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散文系列《桃红李白》获2009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木 鱼

毛云尔

吃过中饭，我和父亲坐在屋檐下，用闲聊的方式打发漫长的正午时光。其时我十七岁，在父亲眼里，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大人了，因此，这种茶余饭后的闲聊，父亲不再居高临下，完全是一种平等且随意的交流与沟通。而我，却总是心不在焉。

我不停地抬头仰望，目光一次次粘在檐角的那张蜘蛛网上面。风，吹拂着，蛛网在风中轻微地颤动。一旦挣脱蛛网的束缚，目光便自由了。不远处，蓝天正敞开着深邃而自由的襟怀。我跃跃欲试起来，分明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鸟，或者蒲公英之类的任何可以飞翔的事物。

父亲并没有发现，或者，他根本就不在意我的注意力涣散。在父亲的话语里，有关回忆的内容渐渐多起来。这一次，父亲提到了木鱼。

父亲说，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条木鱼。碰巧，我们的谈话被母亲听见了，她赶紧过来证实。母亲回忆起来，有一次，家里的木

鱼无缘无故不见了，祖母心急火燎地到邻居家里去借，结果耽误了时间，将饭烧糊了。从他们的话语里，不难揣测，一条木鱼在过去的生活是何等重要。

这样的木鱼当然不同于寺庙里的木鱼。离我家不远，有一座不大的寺庙，年代久远，难以掩饰的破败感扑面而来。如果是黄昏，白昼的嘈杂业已安静下来，又正巧碰上有风，便可以清晰地听见从寺庙方向飘来的一阵阵木鱼声。不过，在村子里，人们不叫它木鱼，而是称呼它“剥罗”。因为敲打它的时候，总是发出“剥罗剥罗”的声音。

一次，去南岳参加一个笔会。南岳是佛教名山，山岭之间，最常见的自然是庙宇。在一座梵音缭绕的庙宇里，摆放着一条特大型号的木鱼。体积之大，出乎孤陋寡闻的我们几个人的想象。同去的其他几人惊讶万分，啧啧称赞，不停地用手抚摸。我在心中却感到万分失落。我发现，南岳的木鱼和老家那座破庙里的木鱼，其形状如出一辙。既然称之为鱼，就应该具有一条鱼的样子，可是，无论我怎么看，它们都和鱼相去甚远。

我疑惑不解，为什么不将它们雕凿成一条鱼的形状呢？那么，就真的名副其实了。我还想，最好是一条鲤鱼。不是说鲤鱼跳龙门吗？被一条鲤鱼携带着轻轻一跃，也许能够从滚滚凡尘中脱离出来，将苦难的人生提升到一个妙不可言的极乐境界。而这，正是佛家的追求。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木鱼竟然是饭桌上的一道菜肴，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肴。客人来了，宾主尽欢，总得有鱼相待吧，没有鱼成何体统呢？偏偏，这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几条浅可见底的溪涧在村前村后绕过。整个村子没有一口像样的池塘，更不要说诸如水库之类的大面积水域了。交通又不便利，外面的东西很难运进来。鱼，成了不折不扣的一种奢侈品。

有时，我真的很佩服村民们的生存智慧，没有鱼待客吗，做一条形状逼真的木鱼吧，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在这种智慧里，蕴藏着无奈，但更多的是旷达和幽默感。在饭桌上放一条木鱼，类似画饼充饥，带来的自然是精神上的慰藉。想想吧，假如你来到这个山村做客，坐在餐桌旁，面前是主人毕恭毕敬端上来的一条木鱼，尽管未饱口福，但绝对能够收获快乐的花朵。

当然，这样的快乐是永远属于精神层面的。许多年来，村子里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物质快乐的追求。当我懂事的时候，木鱼在村子里销声匿迹了，这缘于生活日渐好转。但，鱼依然十分珍贵。如果有谁吃了一条鱼，这事总要挂在他的嘴上很久，甚至连鱼的味道差不多全部忘记了，他还在炫耀似的念叨着。

1984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一所师范，离开了这个闭塞的山村。第一次在学校食堂就餐，盯着菜谱，我眼睛一亮，不假思索就买了一条红烧鱼。有个同班同学看见我津津有味的吃相，撇了撇嘴，说：鱼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同学来自河汉密布的湘阴县，据他称，几乎天天吃鱼，已经吃腻了。他，自然不懂吃鱼的快感。后来，我和他成了要好的朋友。周末或课余时间，我常聆听他用一种潮湿的语气描绘他老家的各种景致，勾起心中无限向往。时过境迁，前不久，我到车站去办事，嘈嘈杂杂中，瞥见人们满头大汗地正忙着从一辆车上卸下一筐筐的鱼，走过去一看，赫然发现车头上有“湘阴”两个字，时隔二十年的旧事蓦然浮现在眼前。这一筐筐的鱼，早晨也许还畅游在这个同学曾经描绘过的某条河流里，短短几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交通便利了，鱼，也由贵而贱。现在，我也可以模仿着这个同学的样子，撇撇嘴，不屑地说：鱼有什么好吃的呢？因为，我也吃腻了。

可是二十年前，吃鱼，对于我以及村子里的人们而言，是怎样一种幸福啊。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个闲聊的中午——那是八七年，我师范毕业了，分配在离家大约四十里的一所学校教书。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挖一口池塘。我不知道快五十岁的父亲是如何辛苦地挖掘一口池塘的。一个星期过去，等我从学校回来，一口池塘已经大功告成了。

池塘并不大，面积一分左右。父亲在池塘放了鱼苗。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池塘边走一走，检阅一番。也许，他觉得池塘太单调了，于是，在池塘中央栽了几株篙笋。看看，觉得还不够，于是又在池塘四周栽了一溜黄花。其实，这样一口池塘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一家吃鱼的问题，因为它实在太小了。很显然，父亲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已经十分满足了。

六月，黄花开开了，金灿灿的。池塘中央的篙笋也茂盛起来。清晨或黄昏，父亲长时间伫立在池塘边上。风，从远方吹来。叶片阔大的篙笋摇曳起来，满世界似乎都是风吹叶片的沙沙声。在这种声音里，常常可以看见父亲不由自主地咧嘴笑起来。

这是非常富有诗意的情景。那几年，我正在练习诗歌写作，我似乎捕捉到了粗粝生活中的某种细腻诗意，可是，天生迟钝的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将它提炼成一首诗歌。久而久之，我产生了怀疑：在父亲贫瘠的生活中，难道真的有诗意存在吗？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

现在，在我吃腻了鱼的时候，我总是一次次想起不乏幽默感的木鱼，一次次想起父亲的池塘，同时也想起美国诗人勃莱，想起他端坐在草丛中倾听风声的情景（这和父亲倾听篙笋的沙沙声有几分相似），以及他很著名的那句诗：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

我相信，当风吹篙笋的时候，一定是父亲将腰杆挺得最直的时候，在那飘拂的沙沙声里，父亲一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写作点睛

寺庙里的木鱼，村民餐桌上用来画饼充饥的木鱼，自己第一次吃鱼的情景，父亲的鱼塘……这些物品和事件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但却全部集合在这篇以《木鱼》为标题的文章中。这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来。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一种方式，文章将一些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集中在一起，似乎结构松散，其实这些事件是作者围绕一个中心或者一条线索精心组织的。这篇文章的几个事件就是围绕木鱼组织的。文章从父子俩谈村里用来冒充真鱼的木鱼开始，联想到庙里的木鱼和自己关于木鱼的记忆；进而写到村民为了款待客人而挖空心思做成的木鱼，想到第一次吃鱼时同学鄙夷的眼神，想到看到从同学家乡运来的鱼时的感受，想到父亲的鱼塘……而这些内容的描写并不是为了进行生活质量改变的对比，而是为后面描写父亲的鱼塘做铺垫。父亲伫立在鱼塘边的背影是满足的，那种由鱼塘而产生的成就感让父亲觉得幸福。作者对父亲的幸福充满敬意。

会飞的石头

毛云尔

我常常想：一块石头应该有一对用来飞翔的翅膀。

我又常常想：有着一对翅膀的石头是什么样子呢？

我无法想象。但可以肯定，有着一对翅膀的石头在高空飞翔。多少个夜晚，凝望着头顶苍穹中熠熠闪光、不计其数的星辰，我更加坚信这一点。但是什么原因呢？这些让我们仰望与羡慕的石头，从高处来到我们身边，与杂草尘埃在一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石头变得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失去了神秘与光洁。

面对这些石头，我心存虔诚，耽于幻想，我相信这些石头最终会飞翔起来。

老屋的前面是稻田。冬末春初的时候，紫云英呈现出无可比拟的蓬勃之势。一丘接一丘的稻田全被绿得发黑的紫云英覆盖。在颤动着寒意的微风中，那些红白相间的紫云英花朵，凝重、炫目、刺眼。小时候，站在老屋门前，我们经常做眺望状，将紫云英尽收眼底。那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汇集成浩瀚的海洋，似乎看不到边际，却又宁静至极，在微风下面，在细雨下面，在阳光下面，都没有丝毫喧哗与躁动。

当我长大后离开南方的老屋，置身在皑皑雪山下面，当那透明与易碎的湖泊呈现在眼前时，我骤然安静下来，噤忍着说不出一句话——在一尘不染的雪山湖泊面前，仿佛连一句话也是多余的。面对异域静美肃穆的景观，我想起家乡稻田里成片的紫云英，想起站在老屋门前看紫云英的时候，聒噪如麻雀的孩子是怎样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

紫云英一大片一大片地长着。紫云英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着。紫云英似乎成了春天的全部，以至时过境迁提及春天，我们仍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发黑的绿和凝重的红与白……在春天，除了浩浩荡荡的紫云英，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那块突兀耸立的石头，便是春天这块碧玉上的瑕疵。

大片大片紫云英唯独不能将它淹没与覆盖，对于将整个田野几乎全部覆盖的紫云英而言，那块石头无疑是它们唯一的缺憾或伤痛。

站在老屋门前看紫云英的时候，我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被格格不入的石头所磕碰。那是一块颜色黑褐、体积庞大、浑圆似馒头的石头，也是这片稻田里唯一的石头。毫无疑问，是垦荒造田的先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听之任之的一块石头。

春天，我们踮着脚，从厚实如毡的紫云英上小心翼翼踏过去。如果是夏天，我们用双手分开茂密的稻秆，金黄的稻穗互相碰撞厮磨，发出沉甸甸如金属的声音，在风中荡漾。我们爬上石头，欢呼着，以